

孟子譯注

第四冊

楊伯峻 譯注

孟子譯注

第四冊

中華書局

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

凡二十章

11.1 告子曰：「性猶杞柳^二也，義猶柎棬^三也^一；以人性爲仁義，猶以杞柳爲柎棬。」

孟子曰：「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柎棬乎？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柎棬也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柎棬，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，必子之言夫！」

【譯文】告子說：「人的本性好比柎柳樹，義理好比杯盤；把人的本性納於仁義，正好比用柎柳樹來製成杯盤。」

孟子說：「您是順着柎柳樹的本性來製成杯盤呢？還是毀傷柎柳樹的本性來製成杯盤呢？如果要毀傷柎柳樹的本性然後製成杯盤，那也要毀傷人的本性然後納之於仁義嗎？率領天下的人來損害仁義的，一定是您的這種學說罷！」

〔一〕杞柳——舊說都以爲就是樺樹，但此物不能爲木材，僅可以取其新枝條之長六七尺者供編物之用。如用作杯盤，恐亦不能盛液體。疑而不能決，姑依舊說譯之。

〔二〕栝棖——「栝」同「杯」（《說文》只有「栝」字）。棖音圈。《禮記·玉藻》云：「毋沒而杯圈不能飲焉。」「杯圈」當即「栝棖」。但趙岐注《孟子》則以「栝棖」爲「栝素」

（杯盤之胎，未加工者），而鄭玄注《玉藻》則以「杯圈」爲盛羹、注酒及盥洗等器之通名。

11.2 告子曰：「性猶湍〔二〕水也，決諸東方則東流，決諸西方則西流。」

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，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。」

孟子曰：「水信〔二〕無分於東西，無分於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。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顙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豈水之性哉？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爲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」

【譯文】告子說：「人性好比急流水，從東方開了缺口便向東流，從西方開了缺口便向西流。人的沒有善不善的定性，正同水的沒有東流西流的定向相類似。」

孟子說：「水誠然沒有東流西流的定向，難道也沒有向上或者向下的定向嗎？人性的

善良，正好像水性的向下流。人沒有不善良的，水沒有不向下流的。當然，拍水使它跳起來，可以高過額角；戽水使它倒流，可以引上高山。這難道是水的本性嗎？形勢使它如此的。人的可以使他做壞事，本性的改變也正像這樣。」

〔一〕湍——(tuān)，《說文》云：「湍，急瀨也。」譯文本此。
趙岐《注》云：「湍者，圓也，謂湍湍濤水也。」亦通。

〔二〕信——《說文》云：「信，誠也。」

11.3 告子曰：「生之謂性。」

孟子曰：「生之謂性也，猶白之謂白與？」

曰：「然。」

「白羽之白也，猶白雪之白；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？」

曰：「然。」

「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，牛之性猶人之性與？」

【譯文】告子說：「天生的資質叫做性。」

孟子說：「天生的資質叫做性，好比一切東西的白色叫做白嗎？」

答道：「正是如此。」

「白羽毛的白猶如白雪的白，白雪的白猶如白玉的白嗎？」

答道：「正是如此。」

「那麼，狗性猶如牛性，牛性猶如人性嗎？」

（一）生之謂性——「性」字從「生」得聲，「生」和「性」古音相同。《荀子·正名篇》云：「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。」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號篇》云：「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。」《論衡·初稟篇》云：「性，生而然者也。」告子的話，意或與此相近，不過告子藉以證明其人性無善惡論罷了。

11.4 告子曰：「食色，性也。」仁，內也，非外也；義，外也，非內也。」

孟子曰：「何以謂仁內義外也？」

曰：「彼長而我長之，非有長於我也；猶彼白而我白之，從其白於外也，故謂之外也。」

曰：「異於白馬之白也，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；不識長馬之長也，

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？且謂長者義乎？長之者義乎？」

曰：「吾弟則愛之，秦人之弟則不愛也，是以我爲悅者也，故謂之內。長楚人之長，亦長吾之長，是以長爲悅者也，故謂之外也。」

曰：「耆^四秦人之炙，無以異於耆吾炙，夫物則亦有然者也，然則耆炙亦有外歟？」

【譯文】告子說：「飲食男女，這是本性。仁是內在的東西，不是外在的東西；義是外在的東西，不是內在的東西。」

孟子說：「怎樣叫做仁是內在的東西、義是外在的東西呢？」

答道：「因爲他年紀大，於是我去恭敬他，恭敬之心不是我所預有；正好比外物是白的，我便認它爲白色之物，這是由於外物的白而我加以認識的緣故，所以說是外在的東西。」

孟子說：「白馬的白和白人的白或者無所不同，但是不知道對老馬的憐憫心和對老者

的恭敬心，是不是也沒有什麼不同呢？而且，您說，所謂義，在於老者呢？還是在於恭敬老者的人呢？」

答道：「是我的弟弟便愛他，是秦國人的弟弟便不愛他，這是因我自己的關係而高興這樣的，所以說仁是內在的東西。恭敬楚國的老者，也恭敬我自己的老者，這是因為外在的老者的關係而這樣的，所以說義是外在的東西。」

孟子說：「喜歡吃秦國人的燒肉，和喜歡吃自己的燒肉無所不同，各種事物也有如此的情形，那麼，難道喜歡吃燒肉的心也是外在的東西嗎？」（那不和您說的飲食是本性的論點相矛盾了嗎？）

〔一〕食色性也——《禮記·禮運篇》：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」儒家之意與告子同，故下文不相詰難，而最後「然則耆炙亦有外與」一句，且據以駁倒了告子。

〔二〕仁內義外——《管子·戒篇》云：「仁從中出，義由外作。」蓋與告子主張相同。是《墨子·經說下》云：「仁，愛也；義，利也。愛利，此也；所愛所利，彼也。愛利

不相為內外（意云，都是內在的），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（俱是外在的）。其為『仁內也，義外也』，舉愛與所利也，是狂舉也。」此從告子的立論根據而加以邏輯的駁詰，

比孟子所駁更為明顯有力。

〔三〕異於——朱熹《集注》引張氏曰：「二字疑衍。」按此說較是。焦循《正義》強加解釋，無當於古代語法，故不從。

〔四〕耆——同「嗜」。

11.5 孟季子^二問公都子曰：「何以謂義內也？」

曰：「行吾敬，故謂之內也。」

「鄉人長於伯兄一歲，則誰敬？」

曰：「敬兄。」

「酌則誰先？」

曰：「先酌鄉人。」

「所敬在此，所長在彼，果在外，非由內也。」

公都子不能答，以告孟子。

孟子曰：「敬叔父乎？敬弟乎？彼將曰：『敬叔父。』曰：『弟爲

尸^三，則誰敬？』彼將曰：『敬弟。』子曰：『惡在其敬叔父也？』彼將

曰：『在位故也。』子亦曰：『在位故也。庸敬在兄，斯須之敬在鄉人。』

季子聞之，曰：「敬叔父則敬，敬弟則敬，果在外，非由內也。」

公都子曰：「冬日則飲湯，夏日則飲水，然則飲食亦在外也？」

【譯文】孟季子問公都子：「怎麼說義是內在的東西呢？」

答道：「恭敬從我的內心發出，所以說是內在的東西。」

「本鄉人比大哥大一歲，那你恭敬誰？」

答道：「恭敬哥哥。」

「如果在一塊兒飲酒，先給誰斟酒？」

答道：「先給本鄉長者斟酒。」

「你心裏恭敬的是大哥，却向本鄉長者敬禮，可見義畢竟是外在的東西，不是由內心發出的。」

公都子不能對答，便來告訴孟子。

孟子說：「（你可以說，）『恭敬叔父呢？還是恭敬弟弟呢？』」他會說：『恭敬叔父。』

你又說：『弟弟若做了受祭的代理人，那又恭敬誰呢？』他會說：『恭敬弟弟。』你便

說：『那為什麼又說恭敬叔父呢？』他會說：『這是由於弟弟在於當受恭敬之位的緣

故。』那你也說：『那也是由於本鄉長者在於當給首先斟酒之位的緣故。平常的恭

敬在於哥哥，暫時的恭敬在於本地長者。』

季子聽到了這話，又說：「對叔父也是恭敬，對弟弟也是恭敬，畢竟義是外在的，不是

由內心出發的。」

公都子說：「冬天喝熱水，夏天喝涼水，那麼，難道飲食（便不是由於本性），也是外在

的了嗎？」

（一）孟季子——其人不詳。翟灝《四書考異》以為原文本無「孟」字，此季子即是「季任為任處守」（12.5）之季任。

（二）尸——古代祭祀不用牌位或者神主，更無畫像，而用男女兒童為受祭代理人，便叫之為「尸」。尸，主也。

11.6 公都子曰：「告子曰：『性無善無不善也。』或曰：『性可以

爲善，可以爲不善^(一)；是故文武興，則民好善；幽厲興，則民好暴。』或曰：『有性善，有性不善^(二)；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；以瞽瞍爲父而有舜；以紂爲兄之子，且以爲君，而有微子啓、王子比干。』今日『性善』，然則彼皆非與？』

孟子曰：『乃若^(三)其情^(四)，則可以爲善矣，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爲不善，非才^(五)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^(五)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：『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。』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《詩》曰：『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^(六)。』孔子曰：『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故有物必有則；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懿德。』』

【譯文】公都子說：「告子說：『本性沒有什麼善良，也沒有什麼不善良。』也有人說：『本性可以使它善良，也可以使它不善良；』所以周文王武王在上，百姓便趨向善良；周幽王厲王在上，百姓便趨向橫暴。』也有人說：『有些人本性善良，有些人本性不善良；』所以以堯這樣的聖人爲君，却有象這樣不好的百姓；以瞽瞍這樣壞的父親，却有舜這樣好的兒子；以紂這樣惡的姪兒，而且爲君王，却有微子啓、王子比干這樣的仁人。』如今老師說本性善良，那麼，他們都錯了嗎？」

孟子說：「從天生的資質看，可以使它善良，這便是我所謂的人性善良。至於有些人不善良，不能歸罪於他的資質。同情心，每個人都有；羞恥心，每個人都有；恭敬心，每個人都有；是非心，每個人都有。同情心屬於仁，羞恥心屬於義，恭敬心屬於禮，是非心屬於智。這仁義禮智，不是由外人給與我的，是我本來就具有的，不過不曾探索它罷了。所以說：『一經探求，便會得到；一加放棄，便會失掉。』人與人之間有相差一倍、五倍甚至無數倍的，就是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人性的本質的緣故。《詩經》說：

『天生育衆民，每一樣事物，都有它的規律。百姓把握了那些不變的規律，於是乎喜愛優良的品德。』孔子說：『這篇詩的作者真懂得道呀！有事物，便有它的規律；百姓

把握了這些不變的規律，所以喜愛優良的品德。』

〔一〕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——王充《論衡·本性篇》云：「周人世碩以爲性有善有惡，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，則善長；惡性養而致之，則惡長，故世子作《養書》一篇。宓子賤、漆雕開、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，與世子相出入。」孔廣森《經學厄言》云：「公都子此問，即其說也。」《漢書·藝文志》有《世子》二十一篇。原注云：「名碩，陳人，七十子之弟子。」

〔二〕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——《漢書·古今人表序》云：「孔子曰：『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。』《傳》曰：『譬如堯、舜、禹、稷，契與之爲善，則行；鯀、讎、兜欲與爲惡，則誅。可與爲善，不可與爲惡，是謂上智。桀、紂，龍逢、比干欲與之爲善，則誅；于莘、崇侯與之爲惡，則行。可與爲惡，不可與爲善，是謂下愚。』可謂與此說相似。」

〔三〕乃若——程瑤田《通藝錄·論學小記》云：「乃若者，轉語也。」按相當于「若夫」「至於」諸詞。

〔四〕情、才——皆謂質性。戴震《孟子字義疏證》云：「情猶素也，實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才，草木之初也。」草木之初曰才，人初生之性亦可曰才。

〔五〕鑠——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·補遺》云：「鑠又爲效。《孟子》『非由外鑠我也』，按授也。」

〔六〕《詩》曰數句——見《大雅·烝民》篇。《烝民》，《詩》作「烝民」，《毛傳》云：「烝，衆；物，事；則，法；彝，常；懿，美也。」《鄭箋》云：「秉，執也。」

11.7 孟子曰：「富歲，子弟多賴^{（一）}；凶歲，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才爾殊

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今夫粢麥^{（二）}，播種而耰^{（三）}之，其地同，樹之

時又同，淳然而生，至於日至^{（四）}之時，皆熟矣。雖有不同，則地有肥磽^{（五）}、

雨露之養、人事之不齊也。故凡同類者，舉相似也，何獨至於人而疑之？

聖人，與我同類者。故龍子曰：『不知足而爲屨，我知其不爲蕢也。』屨

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口之於味，有同耆也；易牙^{（六）}先得我口之所耆

者也。如使口之於味也，其性與人殊^{（七）}，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，則天下

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？至於味，天下期於易牙，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

惟^{（八）}耳亦然。至於聲，天下期於師曠，是天下之耳相似也。惟^{（九）}目亦然。

至於子都^{（一〇）}，天下莫不知其姣也。不知子都之姣者，無目者也。故曰，口

之於味也，有同耆焉；耳之於聲也，有同聽焉；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。

至於心，獨無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謂理也，義也。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^(三)之悅我口。」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「豐收年成，少年子弟多半懶惰；災荒年成，少年子弟多半強暴，不是

天生的資質這樣不同，是由於環境使他們心情變壞的緣故。把大麥作比喻罷，播了種，

耨了地，如果地土一樣，種植的時候一樣，便會蓬勃地生長，遲到夏至，都會成熟了。縱

有所不同，那便是由於地土的肥瘠、雨露的多少、人工的勤惰不同的緣故。所以一切

同類之物，無不大體相同，為什麼一講到人類便懷疑了呢？聖人也是我們的同類。龍

子曾經說過：『不看清腳樣去編草鞋，我準知道不會編成筐子。』草鞋的相近，是因為

各人的腳大體相同。口對於味道，有相同的嗜好；易牙早就摸準了這一嗜好。假使

口對於味道，人人不同，而且像狗馬和我們人類本質上的不相同一樣，那麼，憑什麼天

下的人都追隨着易牙的口味呢？一講到口味，天下都期望做到易牙那樣，這就說明了

天下人的味覺大體相同。耳朵也如是。一講到聲音，天下都期望做到師曠那樣，這就

說明了天下人的聽覺大體相同。眼睛也如此。一講到子都，天下沒有人不知道他美麗。不認為子都美麗的，那是沒有眼睛的人。所以說，口對於味道，有相同的嗜好；耳對於聲音，有相同的聽覺；眼睛對於容色，有相同的美感。談到心，就獨獨沒有相同之處嗎？心的相同之處是什麼呢？是理，是義。聖人早就懂得了我們內心的相同的理義。所以理義之使我心高興，正和猪狗牛羊肉合乎我的口味一般。」

〔一〕 賴——阮元云：「『富歲子弟多賴』，『賴』即『嬾』（今作『懶』）。」

〔二〕 弊麥——弊音牟（mou），弊麥即大麥。

〔三〕 耨——耨音憂（you）。《說文》作「耨」，云：「摩田器也。」蓋本是器物之名，其後用作動詞，摩田亦曰耨。摩田者，即今之耖（又作抄）田、耨地，耖鬆其土並使土塊細也。

以土覆種亦用此器，亦須耖耖，故又訓為「覆種」（鄭玄《論語注》）。

〔四〕 日至——此指「夏至」，古或謂之「長至」「日南至」。

〔五〕 磽——（qiāo），土地瘠薄。

〔六〕 易牙——《左傳》僖公十七年云：「雍巫有寵於衛共姬，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。」杜預《注》云：「雍巫，雍人，名巫，即易牙。」其人為齊桓公寵臣，其故事散見於周